

過庭錄  
明道雜志



明通

地

局

重

本



明  
道  
雜  
志

張  
未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過庭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  
氏文房及唐宋叢書學海類  
編皆收有此書顧氏及唐宋  
皆一卷本學海本分爲正續  
二卷內容同顧氏本在先故  
據以排印

# 張太史明道雜志

宋 宛丘張 未文潛著

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兔。答云。皆陳毫。宿數州客所販。宜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宜兔居山。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秃。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之。偶不問耳。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爲士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堯無能名。亦蕩蕩也。

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是一武臣過祠下舍之。蓋模本也。而人皆以爲真。余曾取視之。其典刑乃幹法。落筆洗色。常工所爲耳。祠前人說。頃年張唐公罷太平守。過祠下。見之不能舍。乃令畫工模易取去。以模者納廟中。及行。他舟皆發。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動。其勢自沉。張公大恐還舊。本舟乃安。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城。道采石。見此畫。其秋寓居宛丘。於外氏李家見所畜模本甚多。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

乃信其爲模本決也。真幹畫乃可寶。模本固易得。唐公何用愛之如此。而神亦甚寶之。由此言之。非獨唐公之鑒未精。雖廟神亦誤信也。

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其尤異非常法所到者有三事。其一。歐陽文忠公應舉時。常游京師浴室。院有一僧熟視公。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唇不掩齒。一生常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爲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其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有時名。諸公多欲引之。而鄰幾流落不偶。與故相吳正憲相善。時有一僧能相人。且善鑒游江。吳二家無幾。江被召修起居注。吳相甚喜。一日謂僧曰。江舍人修注殊可賀也。僧愀然曰。事未可知。吳詰其故。僧曰。江舍人金形人。於法當貴。而留滯至今。久不解其故。近方能了耳。吳曰。何也。僧曰。非佳金。鉉金耳。修注當日。在君側。本朝火德。鉉在火側。安能久也。吳亦未以爲信。後百餘日。江得肺疾不起。其三。蘇舜欽除名居姑蘇。唐詢彥猷守湖州。蘇與唐善。因挈舟自蘇訪之。時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使相蘇。簡曰。試使來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食具榻。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蘇臥榻。若聽其息者。蘇覺。乃胥其臂。若切脈然。良久曰。來得也。曷如速。吳人謂曷更無他語。他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對之。唐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因問之曰。來得也。曷是何等語耶。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因不復言。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復爲湖州別駕。遂不赴官。無幾何物故。此三事相術之異者。某初除祕書省正字時。與今劉端明世奉同謝。劉時除左史。余舊見相人術貴天地相臨。謂順遠之勢相應。余見劉

有此相。又精爽明潤。心頗奇之。歸謂同舍晁無咎曰。劉左史不遲作兩府。晁不以爲然。劉竟再歲簽書西府。無咎嘗恠余言之驗。許將罷成都。入北門。晁二言冲元非學士可留。非久當執政。不知何以知之。已而許果除右轄。晁二謂余言。君言劉簽書固如神。我相許右丞也不疎。

呂與叔長安人。話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燭體。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燭體。遂斧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觀方爲買御史彈。不當授館職。余戲秦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譴。而秦不歡。

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中毒則覺脹。亟取不潔食乃可解。不爾必死。余時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萆薢荻笋菰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菰以滲其膏耳。而未嘗見死者。或云土人習之故不傷。是大不然。蘇子瞻是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州人。作倅。河豚出時。每日食之。二人了無所覺。但愛其珍美而已。南人言魚無類。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五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班子。云能毒人。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蘇子瞻在資善堂與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譬喻稱寶。子瞻但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爲精要。余在真州會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魴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頗類魴而過之。又魴無脂腴也。諺云。反。河豚腹中白膜也。土人謂之西施乳。珍美之極。晁無咎謂味似魴而肉差緊。多食不令人逆。此魚出時必成羣。一網取數十。



初出時。雖其鄉亦甚貴。在仲春間。吳人此時會客。無此魚。則非盛會。其美尤宜再溫。吳人多晨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以進。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大栗。而浸之經宿。大如彈丸也。或云。中其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解。余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橄欖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論此。直云用不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頭附子之屬。丁驚。吳人因食河豚而死。或云。丁自是中風。非因食魚。

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聽之。輒云。大官體中每與人別。我天將風雨。輒體中不佳。而貴人多情致病耶。又有一官人談語好文。嘗謁一班行。臨退揖而前曰。未敢款談。旦夕專候。字下班行作色曰。何如。趁取今日晴暖說了。而此官人不解。

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之官。名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吳詩云。全吳風景好。之子去絃歌。夜犬驚宵少。秋鱸餉客多。縣樓疑海蜃。衙鼓答江鼉。遙想晨裊下。長橋正綠波。王詩云。生被軒綏寵。新辭計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郎官。煙水蓴牙紫。霜天橘顆丹。優游民政外。風月即清歡。

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舉登第。性聰悟絕人。所嘗讀書皆成誦。而任氣多忤物。以故不達。終於館職。知州。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分。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格古未有也。平生所嗜唯書。不治他事。其談語多用故事。淺

聞者未易曉。知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所由得此狀。遍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卽錄參也。據爾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杜甫之父名閑。而甫詩不諱閑。某在館中時。同舍屢論及此。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於父名非不獲已。宜不忍言。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云。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杜詩作閑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閑未旂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更雄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驚鷗下急湍。本作開幔。開幔語更工。因開幔見蝶過也。惟韓幹畫。贊有御閑敏。寫本無異說。雖容是閑敏。而禮卒哭乃諱。馬贊容是父在所爲也。

先君嘗從趙周翰授易。與周翰稍密。先君嘗與客語。周翰作詩極有風味。據此風流。是溫飛卿。韓致光之流。而世以樸儒處之。非也。嘗作梅詩。有一聯云。霜女遺靈長着素。玉妃餘恨結成酸。又有一詩。以向來爲題。其詩曰。向來精思已陳陳。旅思無端不及春。潘子形容傷白髮。沈郎文字暗丹唇。此詩奇麗之極。豈野儒所爲乎。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韻雖起沈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但休文四聲。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黃九說。雄雉詩何以見取於夫子。應是取趁韻耳。謂瞻彼日月以下至篇終。韻極不倫也。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嘗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雖越逸出常制。而讀之

不覺信奇作也。子瞻說讀吏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上六字爲韻。設五言。則上四字爲韻。設如君不強起。時難更持一念萬漏之類是也。不若老杜語韻渾然天成。無牽強之迹。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頭。先帝天馬玉花驄之類。而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繯。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退之作詩。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愁深苑猿夜。夢短越鷄晨。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商小詩。敘情賦景。直是至到。而已脫詩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良田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南唐平徐鉉入朝。見中朝士大夫寒月衣毛衫。乃嘆曰。自五胡猾夏。乃有此風。鉉鄙之不肯服。在邠州中寒疾死。鉉之爲此言。是不甘爲亡國之俘。爲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毛詩也。爾詩曰。無衣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毛布非今段子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爲褐。理何爽乎。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杜同谷詩有黃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其舊乃黃獨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其根唯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耳。饑歲

士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鄭玄解經以犧爲莎。亦此類也。

古說黃目乃尊上畫人目而禁中有古樽乃畫龜。或言蟲中惟龜目最黃。不然人目黃乃病也。

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獼猴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獼猴與猿兩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獼猴。亦大鹵莽矣。

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作詩每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者。又云。願君不忘鄙言。其雖老悖。然所謂者希之歲不妨也。

善之言。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諢語。而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鶻。

蘇侍郎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觀政矣。

錢穆嘗言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精要而不繁。

舊說宋莒公通小學好證人誤書坐此亦招怨如李獻臣三子名皆從累字長壽朋次復圭次徒芻也莒

公曰朋象鳳羽之形非兩月也正此類甚多又有以方回首類之曰不知回字直屈一畫耳非兩口也。

漢陽武昌濱江多魚土人取江魚皆剖之不加鹽暴江岸上數累千百雖盛暑爲蠅蚋所敗不顧也候其

乾乃以物壓作鱖謂之淡魚載往江西賣之一斤近百錢饒信間尤重之若飲食祭享無淡魚則非盛禮

雖臭腐可惡而更以爲佳一船淡魚其直數百千稅額亦極重黃州稅物每有三淡魚船則一日課利不

憂。

貢父劉公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公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也答者

曰鄭年七十三矣劉公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

起平章事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熙寧中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嘗監牧馬於陳留雍丘之間野中有叢祠俗傳以爲周襄王公主墓

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紙錢不化因忽昏仆地不知人久之甦謂其徒曰屬公主召我又嘆曰乃爾富

貴因不復語雖問亦不答牧事已歸家卽與其妻異寢後亦寢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

云備馬云當從駕其父問從何駕也答曰皇太后駕也旣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

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珊見之殊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搥珊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恠。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博學多能。天文曆數。鍾律壬遁。皆極其妙。尤善用算。然甚好奕。終不能高。嘗著書論棋法。謂運書萬字五十二。而盡棋局之變。而余見世工棋者。豈盡能用算知此數。至有不分菽麥。臨局使用智特妙。而括欲以算數學之。可見其透矣。括又自言推數知死時在稱意中。嘗言括死時頗熱鬧。然括之死乃在謫廢中。非稱意也。

王聖美嘗言。經傳中無孀與姁字。考其說。孀字仍世母字二合呼也。姁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眞言爲一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余游洛陽大字院。見歐公謝希深尹師魯聖俞等避暑唱和詩牌。從有一和者。稱鄉貢進士王復。有一聯押權字特妙。早蟬秋有信。多雨暑無權。後不甚顯名。洛人云。仕亦至典郡正郎。

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

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

王荊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荊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學士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荊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貢父滑稽而解紛多此類。

掌禹錫學士厚德老儒。而性涉迂滯。嘗言一生讀書。但得佳賦題數箇。每遇差考試輒用之。用亦幾盡。嘗試監生試砥柱勒銘賦。此銘今具在。乃唐太宗銘禹功。而掌公誤記爲太宗自銘其功。宋渙中第一。其賦悉無太宗自銘。韓玉女時爲御史。因章劾之。有無名子作一闕嘲之云。砥柱勒銘賦。本贊禹功勳。試官親處分。贊唐文。秀才冥上子裏。鑾駕幸并汾。恰似鄭州去。出曹門。冥子裏俗謂昏也。

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斫伐爲坎。

世傳謝仙火字。謝仙是雷部中神名。主行火。此乃木棧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乃謝仙火中木也。今棧商皆刻木記主名。不惟謝仙也。意或偶合道藏所載乎。未知可也。莊子論萬物出入于機。有程生馬。馬生人。而沈存忠筆談乃謂行關中聞人云。此中有程。遂以爲生馬之

程而不知秦聲謂蟲爲程。蟲卽虎也。豈莊子之謂歟。生馬生人之論。古今未見通者。未可遽解也。

王黃州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

逆斤切

不知呼醉吟竟是何

名也。黃州廝役多無名。止以第行爲稱。而便稱爲名。余自罷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過州府數十。而有佳酒者。不過三四處。高郵酒最佳。幾似內法。問之。其匠故內庫匠也。其次陳州瓊液酒。陳輔郡之雄。自宜有佳匠。其次乃黃州酒。可亞瓊液而差薄。此謫官中一幸也。平生飲徒。大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惟劉仲平學士。楊器之。朝奉能大盃滿釀。然不過六七升醉矣。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輒盡一斗。纔微醺耳。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釀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爲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憩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盃否。漸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飲三盃如何。漸發怒。令拽出去。俄以屬吏漸亦就憩。至晚。吏呈案。漸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盃。禮讓往來。請上座獨喫八棒。竟答遣之。蘇舜元字才翁。舜欽字子美兄弟也。舜欽名藉甚。才翁人少稱之。然才翁書字清勁老健。實過子美。至爲詩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才翁有宿僧院詩一聯云。斷香浮缺月。古像守昏燈。可謂嘉絕。



高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神。屢典郡。所至必繕祠廟。其居家亦常祭享。甚專精也。嘗爲余言。任兵部員外郎時。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火爐。盡去火。以大鐵罩覆之。明早入省去鐵罩。則灰上有一名字。舍中不得人。崔已恠之。遂復罩爐。乃祝之曰。若果有所告。來日當別有字。來早去罩視之。有一表字。崔了不解。其後不數日。遷禮部郎中。初視事。吏持一印來曰。此名表郎印也。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表後署所撰郎官名。故有此印。伯易以謂神告。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黃州蓋楚東北之鄙。與蘄、鄂、江、沔、光、壽一大藪澤也。其地多陂澤丘阜。而無高山。江流其中。故其民有魚稻之利。而深山溪澗。往往可灌漑。故農惰而回事不修。其商賈之所聚。而田稍平坦。輒爲叢落。數州皆大聚落也。而黃之陋。特甚。名爲州。而無城郭。西以江爲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間爲藩籬。因堆阜。攬草蔓而已。城中民居纔十二三。餘皆積水荒田。民耕漁其中。方盛夏時。草蔓蒙密。綿亘衢路。其俗褊迫。陋而機巧。語音輕清。類荆楚。而重濁。類江左。雖瀕江。而大風雨大寒暑。輒無魚。其蟲多蛇。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蘄州。甚貴。其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治疾有驗。土人能捕之。歲貢王府。黃人言此蛇不采食。蟠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本草所載。余嘗病疥癬。食盡三蛇。而無驗。黃之東三驛地名岐亭。有山名。